

# 论唐纳兰的限定描述语理论



刘洋<sup>1</sup>, 李西<sup>2,\*</sup>

<sup>1</sup>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sup>2</sup>成都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摘要:** 唐纳兰从语言使用的层面, 提出限定描述语具有指示功能和指称功能。本文试图论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指出指称功能的行使无法摒弃限定描述语由其词汇和组合原则所构成的语言特性; 此外, 当指称偏离指示时, 只说明语言使用的具体效果是一种多重构建的过程, 而并非否定语言表达式的基础意义。在面向由指示功能所揭示的语义内容上, 本文认为限定描述语的语义内容本身具有完整性, 并且具有关涉世界的弱指称性。

**关键词:** 限定描述语; 指示功能; 指称功能; 语义内容

**DOI:** [10.57237/j.cll.2024.02.002](https://doi.org/10.57237/j.cll.2024.02.002)

## On Donnellan's Theory of Definite Descriptions

Liu Yang<sup>1</sup>, Li Xi<sup>2,\*</sup>

<sup>1</sup>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or Busines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sup>2</sup>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By Donnellan's account of definite descriptions, two uses are recognized: the denoting use and the referential use. When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uses, the current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to achieve the referential use does not amount to the effect that the language-related properties of definite descriptions determined by the constituent words and syntactic rules should be abandoned, and instead of being a denial of the basic meaning of a linguistic expression, the deviation caused by the referential use from the denoting one merely suggests that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use are produc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 addition, the semantic content revealed by the denoting use of a definite description is already complete and conveys a weak referenc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world external to the language.

**Keywords:** Definite Description; Denoting Use; Referential Use; Semantic Content

### 1 引言

唐纳兰<sup>1</sup>在回顾罗素和斯特劳森对限定描述语的解释时, 批评前者只关注了描述语的非指称性用法, 认

为描述语只表明了一种与语言表达式相符合的对象存在的可能性, 而后者虽认识到了描述语的指称性用法, 却把两种用法混淆了, 没能对其做出正确区分[1]。唐纳兰在前人的观点上提出新主张: 1) 对限定描述语的刻画不应脱离具体的情境; 2) 在同一句子中, 限定描

<sup>1</sup> 本文有关唐纳兰的内容均基于其文“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 in M. Baghramian, ed.,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Washington: Counterpoint, 1999, pp. 178-200.

\*通信作者: 李西, 735953508@qq.com

述语即有可能实现指称功能和非指称功能。以下将进一步指出唐纳兰对限定描述语在使用层面所提及的范畴描述。

唐纳兰认为限定描述语的指称功能将语言表达与外部世界直接关联，此时说者或听者在描述语的使用下而直接鉴别出某个特定对象。唐纳兰将这种功能称作描述语的“指称性用法”（referential use）。而罗素所主张的限定描述语述说有关凡是如此这般的（符合描述语的）某个对象的解释，被唐纳兰视作描述语的“归属属性用法”（attributive use），此时那个对象并未得到完全的落实，因此尚未得以完全的鉴别。

值得一提的是，当唐纳兰批评罗素的观点有失偏颇时，也直言罗素对描述语的看法其实只明确了其指示（denoting）功能，而忽略了其指称（referring）功能。《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给出的有关 denotation 的定义包括：1) 指语言表达式在语言系统中的一种静态抽象的、独立于语境的基础意义；2) 指语言表达式的一种外延式的指称功能，此时直接标示出语言表达式与一个特定客体或者特定事态之间的关系[2]。可见，“指示”一方面被用于解释语言表达式在语言系统中的固有意义，另一方面又被依附于语言外的事实或世界来解释相关语言表达。而对于罗素和唐纳兰而言，限定描述语的“指示”一说符合第一种定义，因为“指示”被用以描述一种由语言而定的对象鉴别功能；在唐纳兰的解释框架中，罗素明确的“指示性”即为描述语的“归属属性用法”，这样也就带出了描述语的指示用法可替换所熟知的归属属性用法。另一方面，当论及“指示”所明确的那种相对稳定的语义关系，则无法规避对语词意义的探讨和追问。若按着思考语义的方向出发，可说“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若发挥的是指示功能，则说话人停留在由句法结构和词项内容所决定的描述语的字面意义上——该字面意义指明存在某个对象符合语言表达式的可能性；而当说话人用此描述语意指某个特定对象时，描述语的指称功能被激活，其意义则由那个被辨认出的对象来解释。

不可否认，描述语的指示用法和指称用法为思考语词意义提供了重要线索，令人思考如下问题：怎样看待这两种使用方式之间的关系？从这两种使用方式出发，如何界定描述语的语义内容？再进一步说，当越过句法层面、进入语义内容时，我们面对的对象应该具有何样性质？目前语言研究中占主流的意义分析认为句子意义是相对于语境而确定的，这与唐纳兰所提出的谈论描述语绝不能脱离使用的特定场合不谋而

合。然而，接受这样的立场已造成句子语义不可独立确定的后果，最终导致意义相对主义[3]。语义问题是语言研究的最大难点，涉及的问题很多。本文打算从一个小点切入，探讨语词的意义及其对世界事物的指称，而这个恰当的小点就是描述语的意义及所指，问题由唐纳兰的理论所引发。虽然关于唐纳兰的理论目前已研究很多，但从本文的视角（指示、指称）对语词意义进行思考的还不多见。

## 2 指示功能与指称功能之间的关系

唐纳兰认为限定描述语在行使指称功能时具有某种直接关涉世界的效果；换言之，不用过多麻烦语言表达式本身在语言系统中对应的固定概念或那种独立于语境的、静态抽象的基础意义，描述语即可指称某个对象。<sup>2</sup>在弗雷格那里，人们识别语言外对象是必须经由语言表达式所具有的固定概念的[4]。且不论对意义的观念论存有何种疑问，可以明确的是在弗雷格等人看来，把握语词涵义这样的心理操作过程对于指称确定是不可取消的[5]。可见，与弗雷格不同的是，唐纳兰所强调的限定描述语的指称功能可使语言表达脱离语词表达的思想或概念，也即无需过多依附上文所提到的“指示”功能，直接与世界中的实体或范畴对应而获得意义。这可被视作一种典型的语言意义使用观，具有取消字面意义的明显倾向——因为只要情境足够特定，一句话可以是任何意思，也就是说，不是语词有所指而是使用语词的人有所指[6]。但问题是，如此理解“指示”与“指称”之间的关系是否合适？一个无法推诿的质疑即是，倘若可以跨过语言表达式在语言系统中的固定意义，直接建立语言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限定描述语似乎就徒有形式而已，那么在此情况下限定描述语是否还具有区别于其他非语言和语言指称手段的独立地位呢？按着直觉，虽然可以不严格依循限定描述语去寻找外在对象的踪迹以完成指称功能，却不愿说此时的限定描述语就只是徒有形式的、可被其他指称手段任意替换的空架子而已。另外，假使允许“指称”功能在特定语境下有偏离“指示”或者语言表达式的基础意义的可能性，这种偏离对基础意义产生的影响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能表明基础意义在此

<sup>2</sup> 唐纳兰对此处内容的相关表述为：Many of the things said about proper names by Russell can, I think, be said about the referential use of definite descriptions without straining sense unduly.

情况下退居了次等地位，甚至不予考虑？下文将尝试回应这两个质疑。

## 2.1 有关限定描述语的独立地位

唐纳兰认为当说者或听者心中已有一个明确的谈论对象时，限定描述语所归给某个对象的特征就不再那么重要，描述语甚至可成为一副空架子，因为它仅仅就是唤起人们对某个特定对象的注意力；照着这样的语言使用观，限定描述语在完成指称功能时自然可被其他任何起相同指称作用的描述语、名称或其他非语言手段所替代。<sup>3</sup>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出现于限定描述语中的特征或特征集应是构成该语言表达式的重要成分，或者说是鉴别某个对象时在语言内所参考的重要标准。那么对这些“特征”的排挤，就形成对限定描述语的主要构成成分的极大挑战，甚至可进一步质疑限定描述语的独立地位——因为很明显，以指称结果为导向的“指称工具论”使得限定描述语有被其他指称手段取代的无限可能性，这就将语言表达式本身置于一个备受争议的境地。那么某个特定的限定描述语在被判定作为指称之用时，果真可被视作其他指称手段的替代品吗？

设定如下情境：说者和听者均持有被谈论对象即是  $x$  的观点，那么依据唐纳兰对限定描述语的指称性分析，以下两句话中的描述语因都指称同一  $x$ ，所以句 1) 中的限定描述语可被句 2) 中的限定描述语替换。

- 1) 那个伪善的人是我们所憎恨的。
- 2) 那个自以为是的人是我们所憎恨的。

唐纳兰所指明的这种替换性是建立在由语境信息所赋予谈话者的非语言知识之上的。既然非语言知识已经保证了“那个伪善的人”与“那个自以为是的人”均指称  $x$ ，那么某个用以描写一组特定特征的语言表达式也就不因其独特的描写方式具有独立地位，以致能够被其他语言指称手段所取代——这是唐纳兰的观点。但不可忽略的是，由语境信息所保障的指称虽然相同，却无法否认语言手段本身是一种具有独立地位的视角性构建，或者也可说语言反映了人们认识对象的独立

---

<sup>3</sup> 对此处内容唐纳兰的原文表述是：...in the referential use the definite description is merely one tool for doing a certain job—calling attention to a person or thing—and in general any other device for doing the same job, another description or a name, would do as well. In the attributive use, the attribute of being the so-and-so is all-important, while it is not in the referential use.

的认知方式。按认知语义学的观点，语义构建是人们解释客观世界形成概念的过程，这种概念化必定反映出人的心智是以何样的独特方式来与客观世界互动的[7]。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普遍的看法是会将以上两个句子归为两个不同的句子，尽管主语部分的限定描述语在特定语境下可指称同一个被他人憎恨的对象。另外，藉由语义最小论的核心观点——语义内容不受说话人意图、语境左右，也可对描述语的独立地位做出进一步的论证和解释：“班里最高的那名学生”虽然在语境的左右下，可实质指称“个头其实是平均水平的某个学生”，或是“个头虽然最高，但身份其实是学生家长的某个对象”，但描述语的字面意义并不因为言语行为的意图内容而产生语义的增添或者改变，这一稳定的字面内容进一步解释了描述语的独立地位，不因指称导向的工具论被取消[3]。由此可见，限定描述语在特定的情境中即使是完成指称功能，也不是徒有形式或只具有某种简单刺激作用、本身不具备任何必要内容的语言符号而已，而这种独立于指称效果或者不由指称效果而消解的独特地位，恰好是由限定描述语所具有的那种不依赖于语境的、静态的指示功能所决定的，这一功能一是凸显出个体的独特思想内容，二是承载了语言表达式具有的字面意义。可能有人会说，只要一使用必定是语境下的，因而语境依赖性是种必然，但却不能否认在语境信息不足或意图缺乏的情况下，听话人可能无法对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中说出的某句话做出完全解释，却能完全把握语言表达式本身的意义[3]。这足以令人看清指示性之于描述语的必然性和在先性，而语境之于语言表达式却是多变的、不可完全依赖的。一言蔽之，指示性构成描述语的字面意义，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某种辨别能力，不因指称功能的行使而具有可取消性，保障了描述语独立于其他指称手段的地位。

## 2.2 有关指称对指示的偏离

唐纳兰如此论道指称对指示的偏离：当限定描述语用作指明一个语言外的对象时，即使语言表达式所描写的特征与对象不符，仍然不妨碍人们“挑出”那个其实端着一杯水而非一杯鸡尾酒的家伙——由此唐纳兰便断言限定描述语所提供的特征是无关紧要的。那么，从这样的指称对指示的偏离，究竟应如何看待语言表达式的基础意义，或者说限定描述语的指示功能呢？

当唐纳兰反复指出，在指称作用下，限定描述语

所提供的特征描写实质上大打折扣，其隐含的意思是这些特征描写对于外在对象的确定意义不大、甚至毫不重要。换言之，指称功能的达成，按照唐纳兰设定的各种情境，并不完全依赖于语言所提供的线索，而可能更多倚赖的是语言使用者在语境下所持有或获得的非语言知识。那么当非语言知识（例如说者和听者心中的信念都已识别出某个特定的谈论对象）对对象鉴别发挥作用时，由限定描述语所提供的语言鉴别——那种严格依循语言线索的方式，有时甚至可被语言使用者抛之脑后。论到此处，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显现出来了，那就是当与语境相适合的事实情况之把握与由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所保证的描述语的字面解读不符合时，是否意味着与语言表达式的字面意义相关的语言知识就成了次要考虑的因素，或者说，在此情况下是否存在一个明确的等级关系或优劣之分？对这一思考的回应，其实可在唐纳兰本人的论述中找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唐纳兰在论证“指称失败”这一概念时，认为指称失败相比没有对象符合限定描述语的描述是一种少见的极端情况，即确确实实没有对象能被当作谈论对象。<sup>4</sup>为得出这一结论，唐纳兰提出这样的设想：假想说话人看见远处走来一个人，做出以下提问：Is the man carrying a walking stick the professor of history?，并相应做出以下四种情况的区分：1) 确实有个拿着拐杖行走的人，那么此时说话人指称这个人，听话人若有相关信息也能回答这个问题；2) 那人手中拿的是一把伞而非拐杖，说话人仍然可以指称这个人，听话人也有可能回答提问（即使听话人发现描述不符）；3) 说话人将一块儿石头误看成人，此时尽管有指称对象，但因为指称对象的本质(inanimate)和这个提问相差甚远，听话人无法直接作答；4) 指不出任何一个说话人所想要指称的对象（说话人可能因为幻觉而误以为有那么一个对象），此时指称失败。

在以上描述中，听话方若要做出能否回答提问的决定，既需要参照听话人所持的信念（非语言知识）——说话人此时用限定描述语意在指称某个具体的谈论对象，又需要参照听话人的语言知识——由其语言能力所保证的对限定描述语的基础意义或字面意义的

<sup>4</sup> 唐纳兰对此处的原文表述是：This failure of reference, however, requires circumstances much more radical than the mere nonexistence of anything fitting the description used. It requires that there be nothing of which it can be said....

把握。在以上情境中，倘若所能辨别出的指称对象与语言表达式的指示功能所明确的特征描写偏差过大，则听话人有可能无法作答。所以，需要明确的观点是：非语言知识与语言知识对语言交流而言是两条不可或缺的参考标准，共同影响特定语境下的交际决策，足以说明当指称偏离指示时，并非意味非语言知识对语言知识的摒弃或者说一种完全的遮盖，偏离现象并不带来限定描述语由指示功能所明确的基础意义或字面意义被置于一个劣等地位。听话人为了成为合作的参与者，可能暂且允许指称对指示的偏离，这种倾向性只是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却不可借此来说明语言的失效。相反，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是，偏离能够产生的前提是语言使用者对描述语基础字面义的把握：当我们发问“你说这个究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在询问他人的意图意义，而非质疑我们先行把握的对象——由指示所明确的表达式意义。看来“语词解读”（word-reading）相对“心思解读”（mind-reading）应该更加基本[3]。这与陈嘉映说的先要知道“雪是白的”是什么意思，才能接着去察看现实条件、判断其真假，道理上是相通的[3]。由此可主张，关于语言系统本身而言，限定描述语的“指示”功能具有可辩护的优先性，而“指称”功能接着前文的论述，明显跨越了语言系统本身——“指称”可调用的线索并不局限于语言，所以对于语言自身而言，限定描述语的“指称”功能不具有基础地位。

### 3 限定描述语的语义内容

由以上分析可知，限定描述语的指示功能因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视角构建、构成语言表达式的字面意义，无法按照唐纳兰的理解认为在其行使指称功能时，因为对指称对象的确定不具有完全的约束力，所以只要能够指出同一对象，那么该描述语就可被其他指称方式替代。简言之，指称并非构成取消指示地位的理由。其次，另一个必须强调的主张是：指称功能运行的基础是多元化的——涉及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而从本文一开始就能察觉出指示的界定是指向语言系统本身的——不受语境影响的、静态抽象的基础意义，这种基础意义的把握只以语言能力或语言知识作为其前提，并且相较指称确定具有先在性。由此可见，限定描述语的指示性因着其对现实的独特构建性、对字面意义的独立反映、以及对指称确定的先在性，应该被视作限定描述语的语义内容。若不然，按着唐纳兰

关于限定描述语的指称性的解释，在指称确定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按照语言使用者的意图来解释语词的意义，这必然将语词意义带入一个因为充满语境敏感性而极不稳定的坡道，由此来看待语义内容令人手足无措——如前文所述，这样会带来语义不可独立确定的后果，最终导致意义相对主义[3]。但需进一步追问的是，在面对由指示所揭示的语义内容上，有哪些重要特征可以鉴别；明白这些特征，也应该对于其他语言表达式所具有的语义内容的性质会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在一开始即提到唐纳兰对于限定描述语的使用方式的划分与个体鉴别的实质效果有关：指示功能为非完全鉴别个体，而指称功能为完全鉴别个体。不可忽略的是，这样的考量是相对于语言外世界的层面做出的。可见，谈论限定描述语由其指示功能所明确的语义内容时，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其个体鉴别的性质以及与语言外在的关系。那么，以下将从两方面去思考限定描述语的“指示”功能或者说语义内容的特性：一是“指示”功能非完全地鉴别个体是否表明其所反映的语义内容是不完整的，二是与“指示”功能相关的语义内容是否为语言内在的。

### 3.1 关于语义内容的完整性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由限定描述语的指示功能所鉴别出的对象相对于世界而言是不完整的，因为该对象毕竟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但是否可从这样的观点去论证语义内容的非完整性呢？博格在论及不完整表达式时指出：像“准备好了”这样的谓词对于语言使用者而言具有一种直觉的非完整性，因为我们总是会自然而然地发问——为什么准备好了[8]。诚然，这里存在一个变项，对语境论者而言，可能需要经由一种“自上而下”<sup>5</sup>的语境充实——或许这个变项可意味“为投球准备好了”，或者“为昨晚那场比赛的投球准备好了”，或者“为昨晚那场比赛的后半段的投球准备好了”[9]。将这种语境充实的观点发挥到极致，甚至可以说这种不完整表达式很难期望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似乎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可宣称“我为明天的教学准备好了”比“我为明天的英语教学准备好了”更加完整，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把语义做相对于意图、情境等进行解释的合

理性。但另一方面，当把“准备好了”视作一个需要带入两个主目的二位表达式时，这里的变项填充则由句法驱动，此时即使有空位（即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完整性”），也不改变这个表达式所指示的一种主体和为之准备好了的事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种确实的意义；此外，这里的空位填充即使具有所谓的语境敏感性，也是有句法驱动的凭据的，那么就可主张说这种由句法所约束的变项之存在而决定的显化理解对于语言本身而言即是完整的[8]。同样，限定描述语所指示的可能存在一个变项与语言表达式所提供的描述相符合的那种关系，对于语言自身而言具有确实的意义，因为抛开语境考察“杀害史密斯的凶手”这一限定描述语时，我们不可能说这一语言表达式的意思不是“可能存在着那么一个对象杀害了史密斯”——而这种独立于语境的基础意义，或这样显化的理解对于语言系统而言已经完整了。复言之，限定描述语的“指示”功能所反映出的语义内容具有完整性，那种非完整性直觉是由变项所引起的，尽管这个变项的具体落实在语言的使用层面有时需要得到正当的考虑，但却不影响当我们视线落在语言其上的时候，坦然接受这种变项虽相关于世界无法确定，而对语言却是稳定的那种看法——而且这样的看法将使这种不完整感消失，因为对于语言而言指示所反映的内容即已足够了。这应该也能得到唐纳兰本人的承认——在指示用法下，语言使用者可以心安理得地评论“杀害史密斯的凶手丧心病狂”，而却不用在说出这个句子时因为缺少对这个被谈论对象的完全落实，觉得这里的句子仍然是缺乏内容的。

### 3.2 关于内在于语言的问题

按上文可知，由限定描述语的指示功能所揭示的语义内容对于语言自身而言具有完整性，但这样的论述也容易让人产生以下联想：语义内容是内在于语言的，倘若要关涉世界的话，就应该移交给限定描述语的指称功能。这样的联想是否合理还需进一步论证。

唐纳兰在其文章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个宣称：认为限定描述语的指示或者归属性用法有被划入指称范畴的某种可能性，只不过限定描述语在发挥指示功能时所指称的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符合描述特征的对象。这样的解释可将指示功能重新定义为一种弱指（weak reference），指向有且仅有一个符合限定描述语的 x（whatever）。假使对这样的观点没有异议，则实质承认了语义内容与世界的某种关联性，只不过这种关联

<sup>5</sup> “自上而下”的语境充实指的是不受语言系统辖制或驱动的语境赋值；换言之，变项的落实不受限于语言规约，而由语言外因素来决定。

性不如指称功能所带来的关联那样地显明，可被看为一种弱势的向外指向世界的指称性。同样，限定描述语的指示用法中得以凸显的属性描写也应该不是一种空泛的术语，因为语言表达式本身即规定了世界上的事物与性质的类型；也就是说，使得限定描述语成为其自身的基础意义是与现实相关的[8]。正如博格所强调的，“假如我们想要使词语或思想具有内容——从句法走向语义学——看来，在规定该内容的某一点需要让世界进入是无法避免的”[8]。另外，如果将语言内容视为内在于个体心智的、先天即有的构成内容，也很容易落入危险的唯我论，并且无法解释一些明显的语言事实，比如出错的可能等[5]。由此可见，语义内容之于限定描述语具有一种指向世界的弱指称性，不论该指称性的量化差异，其存在本身即可表明解释语义内容所需要的某种外在维度是一个可被辩护的解释方案。

## 4 结语

唐纳兰认为当限定描述语被用于指称，以及当指称偏离指示时，描述语仅仅是一件用于指明对象的工具，其内所包含的属性描写失去重要性——这样的解释促使一种对语言自身和语言使用之间关系的反思。本文认为，指称功能的行使无法摒弃限定描述语由其词汇和组合原则所构成的语言特性，该特性反映了独特的视角构建和基础的字面意义，使得限定描述语具有独立于其他指称手段的地位，不可被随意替代。此外，当指称偏离指示时，只说明语言使用的具体效果是一种多重建构的过程，并非否定语言表达式的基础意义，语言和非语言知识在达成具体的语言使用效果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并且对指示的把握相对指称的确定具有先在性。在面向由“指示”功能所揭示的语义内容上，本文认为限定描述语的语义内容虽因存在变项且未在语言外世界得以完全落实，但针对语言系统而言，由语言表达式所指示的语义关系却是明确的，具有确实的意义，故而具有完整性。另外，当论及指示功能的弱指性质，以及由语言表达式所提供的属性

描写时，可发现语义内容的解释不可完全切断与世界的关系，所以语义内容在此意义上并不是完全内在于语言的，具有关涉世界的弱指称性。

## 参考文献

- [1] 邹渝. 试析唐纳兰的限定摹状词理论 [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8(4): 35-38.
- [2] Hadumod, B.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3] 刘利民, 傅顺华. 语义何以足够最小: 非语境敏感语义学的新进展 [J]. 四川大学学报, 2017(1): 293-294.
- [4] 宁春岩. 关于意义内在论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0(4): 241-245.
- [5] 张子夏. 关于自我知识及其与内容外在论的冲突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10): 89-96.
- [6] 陈嘉映. 简明语言哲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7] 李福印. 认知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8] 博格. 意义新论上海 [M]. 刘龙根, 伍思静,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9] 雷卡纳蒂. 字面意义论 [M]. 刘龙根, 胡开宝,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 作者简介

### 刘洋

1983 年生,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主要从事语义学研究.

E-mail: liuyang2008@swufe.edu.cn

### 李西

1983 年生, 博士生,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

E-mail: 735953508@qq.com